

異  
史

聊齋誌餘序稿

異史目次

第五卷計七十九則



洛令

馬介甫

魁星

庫將軍

絳妃

河間主

雲翠仙

僧術

抑生

冤獄

鬼令

甄后

宦娘

阿繡

楊疤眼

金和尚

龍戲珠

商婦

閻羅宴

役鬼

細柳

羅祖

劉姓

邵九娘

鐵布衫法

鞏仙

跳神

大力將軍

顏氏

杜翁

小謝

縊鬼

吳門畫工

林氏

胡大姑

細侯

狼

美人首

劉亮采

蕙芳

山神

蕭七

亂離

泰山

雷公

菱角

餓鬼

考弊司

大人

向果

周三

鴟異

蟲政

冷生

狐懲婦

江城

孫生

八大王

戲縊

画馬

局詐

放蝶

男生子

鍾生

鬼妻

黃將軍

三朝元老

醫術

藏蟲

蔓狼

夜明

化男

禽俠

司文郎

負尸

恒娘

三生

申氏

阿纖

異史卷之五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路令

宋國莫東平人以教習授洛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籍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洋洋作得意之詞曰喏不敢官雖小莅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擰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路子故區其人魂魄殺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

纂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紙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為之乞保留官無貪廉每莅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去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洛城之鬼也已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頤知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馬姓由此次日密焚香

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携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  
陽捫蟲。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  
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  
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  
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  
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米失飭。殊不甘旨。  
食已。萬石艷艷便去。萬鍾襍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  
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  
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塞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催殘。非  
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  
得此異聞。不可不一日見之。請假間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

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祀袴。父子兄弟皆  
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之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  
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鞭罵。謂馬強預人  
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意。楊兄弟汗體  
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  
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愧不前。  
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入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  
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跨履俱脫。足纏索繞於道上。徒跣而歸。  
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屨。着已。噭噭大哭。家無敢問者。馬曳萬  
石為解巾幘。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脱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

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且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撈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壽再唱。不放萬石去。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揚扇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闔。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綈綈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婦益懼。自投敗穎。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

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綑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馬。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惟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遣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性。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能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懼。長慄牀下。婦不顧。哀愈切。婦曰。欲得我怒。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

購。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方詰。忽見翁來。暗祀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梨。批頰而摘翁鬚。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蹙而薨。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噉以冷塊。積半歲。兒尪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禡縷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縷。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

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歐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公。理須威刲。便殺却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虧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却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胷。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搘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噏猶言。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

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凶狂。相集死力拔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消噬。若參馬。囑曰。兄勿餽。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縗。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憫。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遇。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驥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已立呼兒至。置驥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

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行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錢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相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晤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貸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閨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携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年領鄉薦。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

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憚楚。因念昔與  
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資金贖王氏歸。年餘生  
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  
以毛梗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梗，一抽  
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脰創雖愈  
而斷芯遺肉內，終不利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  
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  
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帳立，  
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  
人稽首。王笑曰：「此娘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  
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逢遇萬石，遙望之以

膝行。泪下如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廢寺中。姪以為玷。陰教羣乞者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懼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其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嘲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第陰教之旗幟日立。遂乾綱之體統無存。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

綠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久坐。任金剛亦須低眉。  
釜底毒烟生。即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  
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益母投  
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婆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  
喈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顙地。忽爾披髮向銀林。  
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  
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不懼。將軍  
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  
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  
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  
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

雙乳掩天聽北鷄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  
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婿。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  
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  
斫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  
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遊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  
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  
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  
薄。獨支床夜寒。更蟬殼鶯灘。喜驪龍之方晤。犢車璧尾。恨鶯  
馬之不奔。榻上共卧之人。撻去方知為舅。牀前夕繫之客。牽  
來已化為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  
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

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卽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遂客之書。故人踈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荆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高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為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剥牀之痛。鬚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妬之無方。胭脂虎吸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薰。全澄湯蕪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嗟。顧此

幾章貝葉文。洒為一滴揚枝水。

### 魁星

鄆城張濟。字卧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彫落。骨肉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偽周摠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摠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湯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

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為報。賢豪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暢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屨。得恣遊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钩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婦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

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宴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為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輦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持去。啟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痴。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為心。濟惡以才。妬同醉骨。射人於暗。奸類含沙。昔虞帝受其狐媚。莫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懼。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恣。因而肆狂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王宮。淜湃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灔澦堆中。生江之浪。且也簾鈎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尋帷下榻。反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明珠。幾掠妃子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如。謬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終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

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年。角搏空。箏聲入乎  
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太后之召。欲速花開。未絕座客  
之縷。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  
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草皆  
成偃。吼奔而至。反欲爲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  
陡出障天之勢。書天匪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  
牽瑤臺之翠帳。於意云何。至於海鳥有靈。尚依魯門以避。但  
使行人無恙。願喚尤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  
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  
之逆氣。漫以河伯爲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悉爲其蹂躪。  
紛紅駭綠掩冉。何窮。鼙鼓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綴爲藉。

客之袒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瘗玉殘妝卸。而翻飛  
朱榭雕闌。雜珮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覓殘  
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翩翩江漢女。引鞋漫踏春園。寂寞玉  
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尋勝  
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吐高氣揚。發無端之淖。僞催蒙振  
落。動不已之瓊珊。傷哉綠樹猶存。箇箇者繞牆自落。久矣朱  
旛不暨。娟娟者實涕誰憐。墮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  
悴。免荼毒於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訟狂伯之  
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  
興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  
公覆奪愛之仇。請與蝶友蜂媒。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

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旌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  
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強。  
銷萬古風流之恨。

###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丘。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後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蒼皇。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吹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座客良多。聚飲頗嘩。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柈飧。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一杯

供生。逢中人曾莫之禁。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嘿念。孤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楼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云。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貲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墮岱。當四月。支香侶雜畜。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祝香燭為度。名曰跪者。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

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迹。不知其往。心無望。  
快快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媼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媼女行且  
語。媼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  
護女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公子。富王孫也。才竊喜。漸  
漬詰。媼自言為雲氏。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  
曰。山路濶。母如此。蹠。嫡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  
舅家宿耳。才曰。遠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  
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  
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遇仗兒作婦。才聞朴誠自表。切矢歟  
曰。媼喜。竟諾之。女不樂。轉然而曰。母又強拍然之。才殷勤手於  
橐。覓山兜。二昇媼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遇隘。輒訶兜。夫不得顛。

搖意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男家舅出翁。妗出媪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闔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携服食器皿。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競賭。漸盜女郎。舊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妨寇。一日博黨。敲門訪才。窺見女。遙遙然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真仙人也。遙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烏牋。金可得百。爲

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賞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欹戲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卓拋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卽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貧分卽憂裏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佐經營才搖首曰其值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貸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三券八百緡事瀆就矣女曰母日以壻家貧常常索念今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卽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顧自樂之保無差貸才從之夜

將半始抵母家。揭闔見樓舍華好。婢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烏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媼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鍊。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搘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儇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嫗連衿臂。

旋旋圍遠之。聞女責數。便都啞罵。共言不如殺却。何須復云云。  
才大懼。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  
便是劇。何忍以同食人。瞞作娼。言未已。衆皆梨悉。以銳簪剪刀  
股攢刺。腸裸。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無仁義。我  
不忍。斂觴。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語聲俱寂。思欲潛遁。忽  
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  
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隨石崩墜。  
壁半有枯橫焉。骨不得隨。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  
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唯怖聲嘶。一身盡瘡。眼耳鼻舌。身力俱竭。  
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縋而下。取置帷上。奄將溘斃。  
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籠什器。俱杳。惟有繩

牴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饑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貸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庶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萦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反發端。

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强者忍凍裸行。篝火索  
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檄攬以惡誘人。  
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戒哉。

###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  
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嘆曰。謂君騰達已久。今尚  
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為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  
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為約。黃諾之。竭力典  
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水井。深不竭。云  
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井中。候半吹時。  
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

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既汎又取四千投焉落水擊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乃妄言黃實告之僧嘆曰鄙俗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甲科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郝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郝生善郝得異人傳精袁許之術嘗謂周

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賞尚可以人謀。然尊閭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我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遠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携囊出。遇之否。曰。遇之。禮縷若馳。曰。此呂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不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亮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令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爲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焉。

誰曰但勿問宜速作來周不諭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含陽浮道與之而郝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雜惡草具進郝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其代訪曩夕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送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郝亦俛首焉之籌思既而客去郝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乃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遇歲將如江西投臬司幕詣郝問卜郝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獵當購佳婿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郝云并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為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割其金貲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

箕帚當即勿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知卿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巹。深遇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年荷囊人也。因述郴言。爲之感嘆。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翁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傳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造江臬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拔。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傳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

以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解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捨棲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痴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生旦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携歸。尚足謀生產。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泣母塚。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父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皿。蕩無存者。聞主人歸。大懼。閔然盡述。祇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因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鄰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貲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於

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悞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  
夥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間。於牙僧矣。乃盜也。  
而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此鄙人之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  
况以相天下士哉。

###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恢謔。因參偶。往來媒媼。遇其鄰人之  
妻。晚之美。戲謂媼曰。遠睹尊鄰。雅妙麗若。為我求凰。渠可也。媼  
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若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  
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冤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謂  
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榜掠之。五毒

參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  
是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  
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憑。答  
言血衣可証。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蘊者。  
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証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  
予我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  
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  
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努目視令。而大罵。  
曰。如此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  
頽然。并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閔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  
動。即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

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撈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某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女。媿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隲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燥急汚暴。固乘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遭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

之爭。致起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  
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鄙。所謂神明之宰非  
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  
盈。不令消見官之到。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矇  
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  
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  
鬼。伸頸延息。以望救援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  
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况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  
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  
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歐罵。胥役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  
暴身入公門。如蹈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

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訟者以其全刃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仇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猿繫而寃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授到時略一番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又何必折楊刀鋸能

殺人哉

鬼令

教諭展先生洒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樹頭梨。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已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携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爲令。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困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今字推上去。舍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

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  
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  
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甄后

洛城劉仲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  
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簷。珥光采。  
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  
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  
幾何。遂爾夢夢。危坐磨磚者。非子也耶。乃展錦薦。設瑤漿。挺坐  
對飲。與論古今事。博洽非常。劉茫然不知所對。美人曰。我止卦  
瑤池一迴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頃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

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澄澈。既而曛暮。從者盡去。息燭解  
襦。曲盡惟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妝容如故。鬟髻修整。不  
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字。答曰。告即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  
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  
情癡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遊嬉。富  
貴者數載。遇即不復置念。彼曩以阿璫故。久滯坐冥。今未聞知。  
反是陳思鳥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  
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擁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凝思若痴。歷數  
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  
有所思否。劉以言隱中情。告之。嫗曰。即試作尺一書。我能郵致  
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乃折

東爲圃。付姬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至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縛繫。我出。卽君書。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歎歎。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卽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夫人沉思久。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瀕行。又囑道。所言乃百年計。但勿泄。便可永久矣。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賞。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故妓也。劉疑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僕籍。偶以罪遇謫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侍牀簷耳。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咬女。

女駭走。斧斬劉急以杖擊犬。猶怒齧斷幅。頃刻碎如麻。嚼吞之。瞽媼捉領毛縛以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羣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劉欲買犬杖斃女。不可。曰。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恍惚。於是共疑焉。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狀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分義絕矣。要我却亦復匪難。但恐非禁咒可遣耳。乃束薪爇火。拋階下。瞬息煙蔽房屋。對面相失。忽有聲震如雷。已而煙滅。見術士七竅流血死矣。入室。女已渺。呼媼問之。媼亦不知所去。劉始告母。媼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

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暗故妓。應大悟。  
分香賣履之痴。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  
哀之已。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  
寺。繫馬門外。暫憇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節杖倚壁。花  
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頑不能工。頑就善者。  
學之耳。遂脫囊授溫。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焉。  
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  
亦佳。但未足爲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奪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  
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爲滿。溫驚極。拜請

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程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邨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又復遠入登其堂聞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床鋪不嫌屈體便可藉藁火旋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溫視藉草腐濕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夜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

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  
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  
媒通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以後。心竊傾慕。每  
異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垂意沮。絕跡於葛氏之門矣。  
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  
思作想。日日爲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  
得新愁舊愁。割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  
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業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  
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  
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今咏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  
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葛經

閨門遇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欵延優渥。既而告別。座下遺女鳥一鉤。心預惡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恪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翹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焉已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繫漫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繫奪。而接莎之。葛僅睹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有取實。夫人恐其

跡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濶。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携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墻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默。徃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鑒魑魅。胡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審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蹇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

矣。乃去成詣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侍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謀言鬼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躥。瞬息至湖上。馬踏水本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啟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撓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媼是觀音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呪益虔。遂流寓湖光治田廬焉。

### 餓鬼

馬永齊人。為人貪無賴。家素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寒。衣百結。鶴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

齒。邑有朱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歸其鄉。大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数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貲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頭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殿。富登門。強索賞。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剗。誣而控諸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頭。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妄舉。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試。寓旅印。晝卧牀上。見壁間悉

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閤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想。次年復至。蓋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肆宇閭焉。失望而返。猶意偶出未復。蚤又詣之。閭如故。問諸鄰。始知姚原廣寧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復來。神志乘喪。居數日。怏怏歸母。為議婚。屢梗之。母怪且怒。僕私以曩情告。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絕。劉忽忽遂減眠食。母憂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寧人。劉低頭喪氣。心灰絕望。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痴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遣媒來。艷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真是無訛。劉大動。因就其東鄰居。

細詰知爲李氏。反覆疑念。天下寧有如此酷肖者耶。居數日。莫可審。惟日耽耽候其門。以異女或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即返身走。以手指其後。又覆掌及額而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畧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手。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大恸。涕墮如縷。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深慰之。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期復有今夕。顧卿何以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喻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日至。劉如言。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憐道艱苦。因問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婚。此或托舅

氏詭詞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宛轉萬態。欵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旅居忘返。經月不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猶明。窺之。見阿繡大駭。顧不敢詰。主人旦起。訪市肆。始返而詰。劉曰。夜與還往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狐狸之藪。公子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烏而至此。劉始覩然曰。西鄰是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審東鄰止一孤嫗。西家一子。尚幼。別無戚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遇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渴。不如阿繡美。劉反覆思。乃大懼。曰。然且奈何。僕謀同其來。操兵入。共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入。女呵之曰。可棄兵。具酒來。當與

若主別僕便自投。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舉手向劉曰。君心事方將圖。勸綿薄。何竟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君視之猶昔否耶。劉毛髮俱墮。噤不語。女聽漏三下。把殘一呷。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竟如蓋。怨舅之誑已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托媒自通。暗以重賂。姚妻言小郎馬覓婿。廣寧若翁以是故去。就否未可知。須旋日方可計較。劉聞之。彷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疑訛傳。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掠。以劉文弱。寐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安寢。蹉跌不可堪。劉馳遇之。女遠呼曰。馬上人非劉郎乎。劉停鞭審顧。則阿繡也。心仍訝其孤女。

問何鳥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也。父携妾自廣寧歸。遇兵被俘。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趨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飛隼。苦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其孤。感之曰。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焉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携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入。具道所以。母亦喜。爲女盥濯妝竟。容光煥發。母撫掌曰。無怪癡兒魂夢不置也。遂設裯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出藏篋。封識儼然。有粉一亟。啟之化爲赤土。劉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矣。爾日見郎。任妾色裏。更不及審真偽。故以此相戲。

耳。方嬉笑間。一人舉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迴眸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杳。夫婦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薰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頸。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辨也。已而閤扉相狎。俄有叩門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劉不解。迨放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造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類。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即

刻意效之。妹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月而後成。然終不及妹。  
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故時復一至。  
今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  
繡歸寧。來常數日住。家人皆懼避之。每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揀  
玳瑁簪。長數寸。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  
頭痛大作。悔無及。天明果於某所獲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  
金帛。阿繡效其狀。嚇家人亦屢效焉。

###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一小人長二尺。已來。鴟鴞行澗底。少間又  
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  
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

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并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瘢痕。

## 大如錢

###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  
肄清業。牧豬赴市。若傭保。後本師死。稍有遺金。捲懷離寺。作負  
販去。飲羊登龍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  
徒。食指日千計。遠里膏田千百畝。里中起第數十處。皆僧無人。  
即有亦貧無業。携妻子。僦屋佃田者也。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  
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棁。繪金碧。射人眼。堂  
上几屏。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幕。蘭麝充溢。噴人螺  
鈿雕檀。爲牀。牀上錦茵幕。褶疊大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

跡懸粘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縷草靴者。皆烏集鵠立。受命皆揜口語。側耳以聽。客倉卒至。十餘筵可咄嗟辦。肥醴葵董。紛紛狼藉如霧靄。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妓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阜紗纏頭。唱艷曲。聽暗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鬟雲轡。亦畧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携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兕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銚鍔。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禁。以故里中

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惡佃決僧首塗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姓兒私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目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謠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兜。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衰絰卧苦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塌而靈幃後。啜啜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舉幃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幢翳日。殉葬薦靈飾以金帛。輿蓋儀仗數十乘。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弼方相以紙縠製巨幅。帕金鑑。空中而橫。以木架納活人。入負之行。設機轉動。鬚眉飛舞。目光鑠閃。如將叱咤。觀者驚怪。或小兒女遙望之。輒啼走。冥宅壯麗如宮闕。樓閣房廊。連亘

數十畝。千門萬戶。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難指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偃僂。入起拜如朝儀。下至貢監簿史。則手據地以叩。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矣。當是時。傾國瞻仰。男女端汗。屬於道。携婦稚兒。呼兄覓妹者。聲鼎沸。雜以鼓樂喧逐。百戲韁轡。人語都不可聞。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惟萬頂攢動而已。有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為幄。羅守之。但聞兒啼不眠。問雌雄。斷幅綳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躊躇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貲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叔。痛痒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謂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

禪。是謂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謂和撞。鍛鉢鈴。笙管  
教。是謂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賂。是謂和障。金也者。尚耶。  
樣耶。唱耶。撞耶。抑地獄之障耶。

### 龍戲蛛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籍於地。  
家人屢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  
異。日遣婢輦授餌焉。蜘蛛益馴。饑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  
偶閱案牘。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饑。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  
蜘蛛。細裁如箸。蜘蛛伏。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  
大駭。欲走。巨寃大作。閭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  
七八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欵錢以送。

哭聲滿野

商婦

天津商人某。將賈遠方。往從富人貸賞數百。焉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室中。以俟其歸。而商以是日良負。賞竟發。偷兒伏久。但聞商人婦轉側牀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闔。偷兒大驚。拔閨遁去。既明。家人見婦死。質諸官。官拘鄰人而鍛煉之。誣服成獄。不日就決。偷兒憤其冤。自首於堂。告以是夜所見鞫之情真。鄰人遂免。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齒容貌與盜言悉符。因知是其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

歛。

閨羅宴

靜海邵生者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爲壽。故詭言之。邵嘿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斧。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台。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霑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輦道路。饑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悅之辰乎。筵終。出白鑑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驃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腳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為我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嬾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而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

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  
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  
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答言  
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留意而於畝之  
南東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  
勿顧待妾自爲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  
亦賢之一日生赴隣村飲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誅遣奴慰之  
弗去乃趣童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痴  
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  
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  
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

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  
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  
文字高。但顧壽數尤高。村中有貸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  
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  
蓄之年餘。富室有喪者。以倍賞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  
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瑩瑩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  
又逾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僮僕招請者。相  
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  
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夙備。里中始共服細  
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爲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  
遨。誰訶不改。維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

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撻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僕唱饋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出折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弓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娘焉戒噴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爲意福不堪其苦棄衣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求隣姬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隣姬慤憇之始納焉濯髮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

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游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賞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歛。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諸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末又以鉛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

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欣欣意自得。  
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  
金在橐。初不以空匱在慮。及取而研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  
姬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猶冀姬念  
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繫項領。驚懼不知所為。哀  
問其故。則姬已竊偽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能置辭。梏掠幾死。  
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  
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  
請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遇二十日而問之。嘆曰。汝弟  
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  
人皆謂我忍。但泪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

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  
已在縲絏中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  
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即獄中而望  
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可仰福亦哭時福爲中丞所寵  
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兄急釋之怙至家猶恐母怒  
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  
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憤母亦不呵  
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  
而喜並力貢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  
第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  
許人而衣妝朴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諱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爲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從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縱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還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

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憇。然床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詣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卧語。大怒。破席二人懼。膝行乞死。羅袖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為人也。今若此。殺之汚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械器。且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并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即墨。後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人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為異。賁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

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  
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  
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王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  
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  
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浙水劉宗玉向予言  
之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爲聖矣。但望成佛祖。請徧告  
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  
田數畝。與苗某連隣。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擗。劉怒  
驅之。指罵已。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

將訟。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  
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識。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  
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驕。將母反言  
之也。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  
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因哀李爲之解免。  
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焉。已有李  
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  
詞。無敢少辯。既罷。渝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為驚嘆。  
異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顧臨。李  
逡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  
羅衆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

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為已有。此等橫暴。合置鑑門。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少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隨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勒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吃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敢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

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斂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鳴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丙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陽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一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資。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立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嗟嘆。劉自此行頽改。今之旬尤健。去年李詣周村。

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呐呐歛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尤醇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邵九娘

榮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妬。榮百金買妾。金暴過之。經歲而死。榮忿出獨宿。數月不踰閨闥。一日。榮初度。金卑詞莊禮。爲丈夫壽。榮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榮。榮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榮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殮而別。榮乃入酌。

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悞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榮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便呼媒媪來。囑為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榮不能待。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以鞭楚。榮痛切於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為裝束。匀鉛黃焉。但屨蹠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數下。髮少亂。則扯兩縫。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榮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榮始悟其

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園。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人之塾。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詢諸人。知為邵氏。邵貪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榮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與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榮。榮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個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教得。又問婿家阿誰。邵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

也。邵妻嘆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寃。翻復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癩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紫家郎君。云於某家墮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鷗作天鵝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校計。若在別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閨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辰。悉不就。聞為賤媵。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

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  
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覲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食女有  
濟矣。况自顧命薄。若得佳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  
見榮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媼大喜。奔告榮。喜出非望。即置  
千金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榮曰。君之計所  
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  
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祸小。榮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我苟無過。怒何由起。榮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  
曰。自為賤婢。權折其分。不然。買日為志。何可長也。榮以為是。終  
不許。而不敢決。一日。榮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  
姬携襍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

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  
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  
之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知女曰細察渠亦稍悔  
之但不肯下氣耳誅云大者不伏小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  
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詞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  
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媼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  
紫聞女歸驚怛不已竊意羊入虎穴狼籍已不堪矣疾奔而至  
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紫有難色女泣  
下紫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  
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  
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為謔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紫曰

汝狡兔三窟。何歸為。榮俛不對。女射之。榮始強顏為笑。妻色稍  
霽。將返。女推榮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  
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榮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  
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慙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  
瑕或薄施。訶謳。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晚妝猶含盛怒。  
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簪。女懼。長跪哀免。怒不解。鞭  
之至數十。榮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榮怒奪  
鞭。反朴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仇。榮禁女勿往。女弗聽。早  
起。膝行。伺幕外。妻撻床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榮出。  
而後洩憤於女。榮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  
日撻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

夕榮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姣黠。偶與榮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值宿。女囑榮禁勿往。曰。婢固有殺機。叵測也。榮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婢驚懼。無所措詞。榮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榮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所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榮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貸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榮。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榮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榮乃逐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榮以為嫌。卻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

心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妻燒赤鉄烙女面。欲燬其容。婢媼皆  
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鍼  
刺腸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挺襟  
曰。妾明知火坑而故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  
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  
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稼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喜曰。君  
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  
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畧有愧悔之萌。時時呼女共事。詞色平善。  
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畧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  
夜浸困。女侍伺不遑眠食。全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  
昔遇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

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榮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米鹽。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蠱。以故醫脉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瀆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裏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榮整設為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更鬻女托故離席。金還二婢曳還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為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瘻漏。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針數。

故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晝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遇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灾。以示微譴。前殺丙姪。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惄毒至此。鞭打之刑。已有榮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根除。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為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苦。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按。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嘿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

論六。但煩一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畧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榮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輿馬歸寧。鄉里榮之。邵翁自鬻文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為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妬。其天性然也。而為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極其死。而始有悔悟之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怒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慎乎。每見愚夫婦抱疴終日。即

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偽解履作登榻狀。妻曰。  
去休。勿作態。夫尚能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妬忌者。何必。  
爾爾。夫乃去。妻獨卧。輒轉不得寐。遂起。徃伏門外潛聽之。但。  
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畧可辨識。郎罷。閩人呼。  
父也。妻聽踰刻。疾歎而啞。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戶倒入。  
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睂開。即呻曰。誰家郎罷。被。  
汝呼。妬情可哂。

### 鐵布衫法

沙狃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斬牛項。橫擲之可。  
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擰去。猛。

反之。冰裸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 鞞仙

鞞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閻人不為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遂且朴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勝。若能導我一遊。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窓。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楼下。有細葛絹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耀極大號。無何數盜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葛

端繫櫺上。欲解授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視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斬之。甫畢。葛崩然自絕去地。乃不屈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尚秀才家。問之。則出遊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弔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獲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餒諸天孫。今為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

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妓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杖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藩籬。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中夜。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宿止。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徃試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暝坐榻上。搖之。目一閃。即復合。再搖之。齁聲作矣。推之。則遂手而倒。醉卧如雷。彈其額。迄指作鐵釜聲。逐以白王。王使刺以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干斤石墮地者。旦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

墮牀不覺耶。後女子輒每於其坐卧時。按之以爲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秀才家。恒中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奇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聽。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奇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寛若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奇至。陽以祀袖拂塵。惠奇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奇也。丙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

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踪。惠續云。誰識簫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嘿然不言。捉惠奇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尚審視隱隱有字跡。細裁如蟻。蓋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前後凡三入。惠奇謂尚曰。腹中震動。妄甚。憂之。常以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尋。何處可容。兜啼煩與輩仙謀。見妾三入腰時。便一極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

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遙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醉然若寐。脣梗猶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家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為易矣。道士囁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卧視之已死王具棺木以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蓋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產應如响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污袖與之既而剪領衿罔不效及聞所囁疑妻必有產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毛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  
術或有以尚生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綬良  
厚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之頓首曰如推天  
恩但賜舊妓惠可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  
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  
笑曰痴哉書生十年前訂昏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  
所辭綵綬為惠竒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  
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  
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煩寄  
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  
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穎頗秀生承繼益服華之先知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而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掘耳。力掀舉之。無火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糒堆糞鐘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回。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櫟。一座盡駭。查問。若個男兒。胡行乞答。以咱啾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携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

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  
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  
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  
平竊疑將軍慢而將軍僵僵益恭肅客入深啟三四闥忽見女  
子往來知為私廝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  
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  
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衆姬捉袖衿訖先命數人捺查座  
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  
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  
樂作於下酒鬪羣姬列侍將軍入室請社何趾乃去查醉起遲  
將軍已於寢門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銅閉

之見將軍日無別作。惟點數姬婢。養廝卒。及騾馬。服用器皿。督  
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  
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  
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錄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燭。  
古玩牀几。堂内外羅列幾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  
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斂器。且囑故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  
姬婢登輿。廄卒捉馬驃。閨咽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  
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  
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  
是知丙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不能成幅而  
丰儀秀美能雅謹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亡何父母  
繼歿子然一身受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  
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  
有文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婿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  
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  
與攀談以字紙裏繡綫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  
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  
也倘能垂意妾囁渠儂脰合之女嘿嘿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  
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鷄環託委致焉刻日成禮魚

水甚歡。及暗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爲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蕘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寥。噭噭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啖暘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蘖苦。真宜使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少年也。

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王甚喜。晨夕卹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唯一剪髮鬻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矯然駭異。或排闥入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見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輒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婚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第。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迄謝不納。又自詣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昌章天下。

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婿也。以男子翦葺不能自立。負氣自為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貸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屡受覃恩矣。搢紳往來。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衛。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與蓋云。

黑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生牆下以候同遊。覺少倦。忽若無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尾櫳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悞。將為查驗。乃囑曰。謹立此。勿他遠。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悞。釋令歸。別杜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數十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惑不已。俄見諸女人入一主賣心識為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覺身在箋中。與諸小婢同伏。豁然自悟。已化采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承癲瘍矣。還。



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  
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  
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  
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  
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常宿部郎家。  
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暴貧。又有鼓盆之  
戚。茅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  
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之  
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

仰卧榻上。静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晚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端坐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近以左手捋鬚。右手輕拭頤頰。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耻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畧不晤顧。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瞑。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嘯。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撫細股。鴉行鷺伏而至。生暴起討之。飄鼠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晤。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将以達旦。長者漸曲。

弦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丙午掩生目。瞽然去遠。立以唾。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却。女子即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灶析薪。浸米焉生執爨。生顧而笑曰。兩卿此為不勝慙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椀。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砒酈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痴郎尚不敢一呈。耶。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鹿箇。寧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

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  
顧動容。自此不甚塵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將袴於地。亦置不  
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  
擲筆晚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  
苟樂此。僕教卿為之。乃擁諸懷。把腕而教之。畫秋容自外入色。  
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  
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  
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  
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祇  
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金鷗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  
不如小謝有慙色。生獎慰之。顏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狐背。

臥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月。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  
之。秋容大慙。粉黛澑澑。泪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  
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  
引其第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鉤  
為贊。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叩啞。生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  
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醉唱。小  
謝陰囁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囁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  
將赴試。二女涕泪相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  
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  
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簡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  
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饋其餽。

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曉。越日。部院出。三郎遞道聲屈。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貨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日如年。忽小謝至。痛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御媵。秋容不屈。今亦坐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波騎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爪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憫。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慄然曰。三郎在部院。被麻神押赴冥司。冥王因三郎義。令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閻不得入。且復奈何。

生忿然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殘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意。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與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閨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妬念全消。會一道士。全遇生。顧謂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晦受。竊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

有喪舉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  
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  
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蘿。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  
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卑  
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婚而去。生就視之。面麗  
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懼過望。殷叙平生。忽聞嗚嗚然鬼泣。  
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寃孽哀情。而衿袖淋浪。  
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媼齋送香奩。居然翁婿矣。暮  
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慘動。不能成合。登之  
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  
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痴

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褰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焰人。微笑曰。跋履終夜。倦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為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遇生。留數日。小謝自翻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

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室。使小謝衣珣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 縊鬼

范生者。宿於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襫衣置椅上。又有鏡盒。掃篋。一一列案頭。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盒。對鏡梳掠。已而簪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匜沃盥。盥已捧

悅既持沐湯去。婦解襍出裙襥。炫然新製。就着之。掩衿提領。結束周至。范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裝以就客也。婦妝訖。出長帶垂諸梁而結焉。訝之。婦從容跂彎引頸受縊。方一着帶。目即合。眉即豎。舌出吻二寸許。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歿。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母乃此乎。吁異哉。既死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冤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梳妝結帶時耳。故死後頗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畫工某。忘其姓字。喜繪呂祖。每想像而神會之。希幸一遇。

庚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值羣丐飲郊郭間。內一人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忽動。疑為呂祖。諦視覺愈確。遽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但祈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再欲遮問。轉盼已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專凝。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子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絕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董娘娘。子審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却。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而藏之。終亦不解所謂。後數年。偶游於都會。童妃薨。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罉集。口授心擬。終

不能似其忽觸念。夢中人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  
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辭不受。賜萬金。於是名大譖。貴戚家爭遣  
重幣。乞為先人傳影。但懸空摹寫。固不曲似。決辰之間。累數巨  
萬。菜蕪。朱拱塗。曾見其人。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挑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  
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繫林  
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  
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稍噦呻。扶其項以竹  
管滴瀝灌飲。能咀。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  
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為懼。愛憇逾

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牋。戚執不可。  
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不聞之。即嗣續  
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托疾。使戚  
獨宿。遣婢海棠。襆被卧其牀下。既久。陰以情宵問婢。婢言無之。  
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間。聞林床上息已動。潛  
起。登牀拊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拒却曰。我有盟  
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  
眠。林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遠之客。疑焉。  
摸其項無痕。知為婢。又咄之。婢慙而退。既明。以情告林。使速嫁  
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即亦幸甚。戚曰。苟背  
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翌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

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剗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卧已衾中。戚入就榻。戚曰。佃人來矣。深愧錢鏄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睡。顛猛不任。戚體意溫。卽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氏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勤內婢而君弗聽。設兩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將復如何。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男。林暗買乳媼。抱養母家。積四五。又產一男一女。長子名長生。己七歲。就外祖家讀書。林半月輒托歸寧。一往者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兒如林。從其願。竊為上鬟。送至母所。林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一義男。業配之。

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為候賓友。麻嘆曰。  
歲月驚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闢者膝下一  
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  
也。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易耳。早起命  
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  
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  
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  
尚可絕其母乎。戚感極涕泣。遂迎婢歸。偕老焉。

異史氏曰。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謂賢德矣。

### 胡大姑

蓋都岳於九家。有狐祟。布帛器皿。輒被拋擲。鄰堵蓄細葛。將取

作服見捆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詬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崇益甚。一日夫妻卧未起。狐攝衣服去。各白身薄床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窓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修長。衣絳紅外襲雪花比甲。岳着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即勿相擾。請以為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為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娘。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娘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專崇其子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碗罵。狐並不擣。岳祝曰兒女輩皆呼汝姑。

何畧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為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自慙。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筒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爻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梃上。捉作柄。徧焰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牆若犬伏。李即戰手書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呪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誨。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呪羣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余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

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在廁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瓶。三呪三吹。雞起徑去。聞瓶口言曰。岳四狠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携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繼之出為祟。因此獲聘金。居為奇貨云。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於餘杭。偶涉墮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壳墜肩頭。仰視一離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為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携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

贈之云。膏臢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鹿射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  
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汚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  
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嚙堅相約。細侯亦喜。曰。  
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做作一首。恐未能便住。  
為觀聽所識。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  
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  
為也。四十畝。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五疋絹。納太平之稅。  
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  
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嫗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三百金足  
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賞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  
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向

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因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復歸。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即棄館南遊。至則令已免官。以星悵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答弟子。弟子自溺死。束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困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斬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啟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更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縱或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之。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齋齋焉。誠非。

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二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能活。生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賣衣服簪環。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加呴濡濡。而出始知賈之鉗已也。然念素無郤。反覆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以歸。滿乞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貶於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狼

有屠人貸肉歸。日已暮。歛一狼來。瞰擔中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示之以刀。則少却。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所欲者肉。不如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鈎肉。翹足挂樹間。示以空空。狼乃止。屠即逕歸。昧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鈎刺狼脣。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亦可笑也已。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剩骨。途中兩狼。緩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

向少時一狼逕去。其一大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苦中探爪入。屠急捉之。全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合。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  
璣。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  
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  
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  
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詬。  
亦未有一人訟官者。乃釋商瘞女首。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  
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間處人少。惟我兩人。  
可與數晨夕。故來相伴。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

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欵厚。劉云。自蒙下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興居。胡曰。不敢歸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君福。亦不敢為君禍。幸相信勿駁。劉亦不疑。更相契重。郎叔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公既長。身短。言詞敏諧。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為人任侠。急人之急。故以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蕙芳

異史 美人首 劉亮采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貸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朴。而光華焰人。媼驚顧竊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為俟門上人。非益加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床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視之而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為賢郎婦。胡弗納。馬以所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乘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侍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拜。盡禮。

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鮮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幕。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床迎笑。賜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承後。楷楷搘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拌盛矣。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劄錦裯。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

其媒合之德。呂訏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托乎。媼益疑。具言  
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逆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  
其惠麗。愕貽良久。即亦不辭。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  
無以報德。姑奉此為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為白金。  
馬自得婦。頃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而出  
室門。則為布素。但輕煖耳。女所白衣亦然。積四五。忽曰。我謫  
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  
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焉。忽不見。馬乃娶秦氏。  
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耦良歡。不念故人耶。  
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哀曲。女曰。我適送纖女渡河。乘間一相  
望耳。兩相依依。語勿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

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朴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襲蕙芳矣。取哉。於此見人之貴朴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 山神

益都李會中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謹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柈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濁。忽逕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即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窔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

有破陶器。貯漫淳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庄。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礦宮。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浆。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如何也。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具酒奉客。即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君清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捨。徐歎堵不知所對。叟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即妝束。頃之峩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館同爰止。徐

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  
吏胥。當不辱棄。向苦研窮。徐湧其色。欵晤備至。不復他疑。女曰。  
此處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姪甚平善。或不拘阻。歸除一舍。行將  
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寢。既覺。則抱中已空。天  
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妻戲為  
除館。設榻其中。閣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日既暮。  
妻戲曳徐啟門曰。新人得母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  
上。見二人入。橋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泮恭謹。  
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姊妹輩。俱  
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  
賚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

有人荷酒載來。釋担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  
長者不遇。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案以窺。惟見  
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莊屋角。謹然始去。女送  
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柈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  
火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潔。促嫡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  
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  
客。客至。恣意飲嗽。惟留四簋。不加匕箸。羣笑曰。夫人為吾輩惡  
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為縞裳。云是新寡。女呼  
為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  
徐為錄事。禁笑謔。六姊頻犯。連引十餘爵。酩然逕醉。芳體嬌憇。  
崔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幕中。近接其吻。亦

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婢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耿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炤階除都復烏有意項項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寔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友君為士人見而悅之為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帖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將若來獲一摶其肌膚死無憾彼感此意諾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摶之緣也遇此即非所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女不至徐疑女妬

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  
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相別矣請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從  
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  
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甓廣堂門戶曲折  
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  
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  
各歸其家惟六姊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  
之以至俯首簡嘿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叟媼辭去女謂六姊曰  
姐姐高自重使人然我六姊微哂曰輕尊郎何宜相近女執兩  
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姐亡去室中  
止餘二人徐蹶起相逼六姊宛轉擇拒徐韋衣長哭而哀之色

漸和相携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闔。六婢大驚。  
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而女郎已竄無迹。  
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  
人夜伏於此。徐託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  
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快快而歸。尤與七姐復至。  
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玹談。

亂離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閣有日矣。值北兵入境。  
父兄恐細弱為累。謀妝送戴家修飾。未竟。亂兵紛入。父子分奔。  
女為牛录俘去。從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卧之別榻。飲食供奉。  
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录謂之曰。我

無子將以汝繼統緒肯否少年唯唯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女為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使同榻決洽甚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任鹽秩家累不從值姜瓖之變故里陷為盜數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復命入都有老班役喪偶貧不能娶公賚數金使買婦時大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算揀標市上如賣牛馬遂攜金就擇之自分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媼甚整潔遂贖以歸媼坐牀上細認曰汝非某班役耶問所自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班役大駭急告公公視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謀媼見一婦年三十餘風範超脫因贖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

班役耶。又驚問之曰。汝從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益駭。導見  
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喜不可已。乃  
以百金為班役娶美婦焉。意必公有大德。所以鬼神為之感應。  
惜言者忘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異史氏曰。炎岷之禍。玉石不分。誠然哉。若公一門。是以聚而  
始傳者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  
士之責也。悲夫。

### 豢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到。有道士棲止其中。或  
言內多大蛇。故遊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  
宿遙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冤孽所見。即

命坐。具餧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瞬。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頸。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旋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昧晦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逸梁間。壁上土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眠。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盎甕者。行卧不一。見生人皆有吞噬狀。客懼。依道士肘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居蛇佛寺。寺中僧人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幾何。乃得多項。僧曰。此

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鳥足駭怪。因以火燭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座下。有巨井。井中有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鎗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濕。若中刀斧。反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囂聲如牛。天上雲漸低。漸與簷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身上惡濁盡洗。乃

作霹靂而去。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裁掩頭。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是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婚家否。女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晚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免冠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

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又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媼。年四十九。縗迎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因歸。將以自鬻。或問其賣。言不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徃視之。面目間有一二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邀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為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可無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復。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嫡女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為治簷帳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

既夕戒成曰。獨坐無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  
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  
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胡大去音  
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  
我即是胡某卿。妾角耶。女汎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就燈審顧。  
曰。得無夢耶。於是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  
地無類。焦携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  
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盡。櫛家中強置車中。途次女顛墜車下。遂  
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  
始停。一老姥叟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將至。

矣。乃去成詣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侍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謀言鬼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間扶肩而上。輕迅剽邇。瞬息至湖上。馬踏水本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故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撓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媼是觀音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唸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 餓鬼

馬永齊人。為人貪無賴。家素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寒衣。百結鶴。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

齒邑有朱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歸其鄉。大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数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貲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頭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殿。富登門。強索貲。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刲。誣而控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頭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妄舉子。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武。寫旅印。晝卧牀上。見壁間悉

糊舊藐視之有大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入場適是此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  
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鷙鷙笑不則瞑毛一寸長稜稜若  
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掠如治盜賊有訟  
士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  
擁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某生素狂剗齒根給之天明  
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  
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牕下謙抑盡禮已  
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

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輦悉

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況君一緩  
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  
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効力曰君前世  
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廂字不甚弘  
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緣書大於榜榜一云孝弟忠  
信一云禮義廉耻踏上一扁大書考弊司檻間板  
離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  
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鬟髮鮑背若數百年人  
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有十餘  
人列侍半綈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却退鬼王

已。略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繖纏中。一獰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嘆。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命止割。擣復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趋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訴已。立命諸鬼。綰縛提錐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

任侯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乃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逆過市見一戶垂朱簾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令蹣跚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為具有酒酒闌入惟歡愛殊濃切切訂昏嫁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賞奈何生頃念腰橐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即奉酌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久耶秋

華嬾憇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嫗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直耳。呶呶不滿志。與女俱入。生慙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候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女自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睽睽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壘肆之間。歷兩昏曉。淒意含酸。響腸鳴餓。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簡襄若此。生覩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勿為花夜人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還不火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而去。生暴絕三日而甦。歷歷為家人言之。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兩類。俱有癥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峻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共繫馬解裝。傍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鶻鴟。次第嗥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圍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撻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投人首穿頸。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幾折有聲。大人似恐墜落。乃屈條之兩端。厭之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啁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給已也。

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僵仆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籍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叩伏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個為孽。不圖凶頑若此。當即除之。於石室中出銅鎚重三四百斤。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餉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於脛骨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即亦不言。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糁之。痛頓止。既明。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闖處。女子指示之。石窟中殘血尚存。益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向果

向果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篤。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為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謁賈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嗾從人折箇笞之。垂斃而去。果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果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

果無計所施。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塞。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痒。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果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果。見果衣服濡濕。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果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已屍卧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鵲。時遷守之。越日。莊始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齦其首。咽之。焦桐逐馬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斃。果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果但叩頭。蓋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床頭慶告之。果

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果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常為心恨。不令暫作虎。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之一。白髮叟云。叟與居人通吊問。一如世人禮。自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問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諱。便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胡至揖讓。

醉醉無異常人。吏因告以所求。胡言我固悉之。但不能為君効力。僕友人周三。僞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久抑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更如其教。胡果尊周三。周虬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請即假館居家。微勞。併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海移不。敢即應。周已知之。印得無畏也。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喜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閭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既歸。悉。聽教。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鬪之聲。踰時始定。啟門出視。血點點。盈階上墀。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豌豆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托。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

如主客焉

鵠異

鵠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鵠秀。黔有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鴟頭黠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益顆。鵠善嗜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鵠。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便驚諸鵠。可以免痺股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鵠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鵠自調。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逼

聞畜鵠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顧得寓目。張乃畫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鵠之能事矣。僕亦携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塘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教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鵠鳴。忽有兩鵠出。狀類常鵠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聞。每一撲必作劙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鵠出。大者如鷺。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瑟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

嘉嘆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以鵠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鵠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瓊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閡。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腸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跪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鵠。大如雞。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湫。蓋一小墓。樹二柏焉。與家人抱鵠。詬嘆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為貴宦。一日見公子問畜鵠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其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

常鵠應選二白鵠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矣。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鵠。乃俗所言靼靼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嘆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以明珠暗投。致殘鵠。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為鵠。所養白鵠皆從之飛鳴逕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而况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痴也。

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家無慧僕。以老傭往及門。

傾水出魚索柈而進之。迨達主所，魚已枯斃。公子但笑不言。以酒犒傭，即烹魚以饗。既歸，主人問公子得魚頗歡慰心否。答言歡甚。問何以知。曰：公子見魚便忻然有笑容，三命賜酒，且烹數尾以犒小人。主人駭甚，自念所贈頗不粗劣，何至烹。賜下人因責之曰：必汝蠢頑無禮，故公子遷怒耳。傭揚手力辯曰：我固陋拙，遂以為非人也。登公子門，小心如許，猶恐箠斗不文，致索拌出，一一勻排而後進之，有何不周詳也。主人罵而遣之。

靈隱寺僧某以茶得名。鑄臼皆精，然所蓄茶有數等，恒視客之貴賤以為烹，就其最上者，非貴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一日有貴官至，僧伏謁甚恭，出佳茶，手自烹進，莫得稱譽而貴

官殊無一語。僧惑甚。又出最上一等細細烹煎而後進之。飲已將盡。猶無贊語。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貴官執殘一撰。曰。甚熟。此兩事可與張公子之贈鵠。同一笑也。

聾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好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為王所賄。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泣不伏。强舁而出。王亡去。隱見聾政之墓。冀要經此。遇得一遙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象威猛。厲聲曰。我聾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宥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

歸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威亦  
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軒深井里也。其銳身而  
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屠卿。相有鱗之勇。皮面自刑。不累  
骨面。有曹之智。至於荆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  
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此千古之所  
恨。而聶政之所喰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  
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  
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冷生

平城冷生者。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與之

燕處每聞其終夜語。而兄弟詰之。亦不肯洩。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為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既而脫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响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躁。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閑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間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寧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窓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嗤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

大笑曰。適無事。默然笑談耳。邑宮生者。家畜一驢。性蹇劣。每途中逢徒行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騎。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不來。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鉗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敲闌。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騎。勿罪。火頃又言之中。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狐懲姪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冗。一切服物多為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丈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

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婢答不知。食訖。覺慾焰上燒。不可暫忍。強自按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奉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獸行。婦尚流連。客叱罵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害盡矣。隔窓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為若此。忽憶枕中。得母媚藥也。檢包中藥囊。狼藉滿案。盞殘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恥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晡後方歸。見妻卧。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嘆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

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鳩。從無有相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人之異兵刃而狎床第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鳩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况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携有蓮實菱藕。入室并置几上。又有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盤中。諸鄰人以其新歸。揚酒登堂。生倉猝置床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飲已。入內急燭床下。盃水已空。問婦。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尋也。生回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痴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乃怨子。不言烹法。其狀

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彎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其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戲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苦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以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艷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頃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入袖中易以己巾偽

謂娘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諱其遺物可追還之小娘果追付  
生生得中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寓  
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中心懶拒不自決以商  
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噬不容粒母大憂之謂高曰樊氏  
雖貧亦非狙僉無賴者比我請過諸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  
何害高諾之母托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  
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  
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歡而女  
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  
之翁媼稍有所聞心弗善也潛責其子為女所聞大恚語罵彌  
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戶閨其扉生喟喟門外不

敢叩閨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抵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免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欵壻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止宿禹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囁辭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歎絳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婿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報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出氣言聞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

有門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媼竊憇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堪楚。奔避父所。茫茫然如鳥雀之被鶴駁者。翁媼方怪問。女已橫梃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囂故折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倚殊無所歸。母恐其慘行死。令獨居而給之食。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媼相繼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闖壁噪罵。故使翁媼聞高悉置不知。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寂。暗以金啞媒。姻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之。詣齋嫚

罵。生怒。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嫗自齋中出。適為所遭。急呼之。嫗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嫗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有隱秘。撮毛盡矣。嫗戰而告曰。半月來。惟拘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囁奴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嫗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嫗如其言。女即遂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具道饑渴。女嘿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山上一觀仙客。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覲面而不識也。弱自促火。一燭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覩。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則罵之。生以

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懼不能為人。女枕  
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  
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  
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為人狡黠。善辯。顧影委姿。貌不及江城。而  
悍妬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閻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  
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  
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  
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等僕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  
能對。婢聞以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凶。彌庭欲走。杖  
起。已中腰脅。三杖三蹶。而不能起。悞中顱。血流如瀋。二姊去。生  
端坐而歸。妻驚問之初。以迕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

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携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擊之作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失溲便女既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憩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婢婦不仁幸假手而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醒齦賊妻子虧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忤同憲王子雅過之寃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譖頗涉狎穢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可堪奄存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菉豆湯已儲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酌

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托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醉  
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  
離所興辭羣叟之曰闔中耳目雖長亦聽暗不至於此因相矢  
誠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珮丁冬雲鬟掠削問  
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詞吐氣備極風雅舉座若狂而芳蘭  
猶屬意生屢以色授為衆所覺故叟兩人連肩坐芳蘭陰把生  
手以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  
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蠟脂虎亦並忘之少選  
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  
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返身入  
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何誰惟生顏色慄變不遑告

別匆匆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僅即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朴。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悞講降為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罇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剪剪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為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塵土中。叱生擦食之。如是種種。母以憶子故。偶至其家。見子紫瘠既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為士人。偶遊其寺。悞斂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咸遵其教。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握髮出。憨然引眺。千人共指。不為怪。翁姑共耻之。然不能禁。腹詐而已。忽有老僧。

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  
無隙。命婢移行床。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如弗覺也。喻時。  
僧敷衍將畢。索清水一盃。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  
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老鼠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  
噀射。女面粉黛澁澁。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  
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痴坐。嗒然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還寢。  
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十之暗。把生臂。曳入。  
衾。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為人。  
乃以手撫搘。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拊。恨不。  
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蔚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  
是菩薩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為。都如隔世。

妾向時得勿非人耶。有夫婦而不能歡。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誠  
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  
十年之別。昧爽即起。摺衣歛器。婢携篋。躬襫被。促生前往。叩扉。  
母出駁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  
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如此。生為細述  
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廝僕。為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  
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覲。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  
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媪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  
女每謂生日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  
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  
芳蘭方與江城對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云。余於

浙邸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頑力宏大。何不將孟中水洒大千世界也。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劉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即白晝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憲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詣使飲焉。則惟君。

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藥。良。詢之醫家。故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醺。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卧移時。視妻猶寂坐。孫故作齁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盃。又復酌。約盡半盃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檠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徃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八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環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而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渝時始蘇。孫自此殊厭恨之。夫妻避道而行。相逢則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人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恒經歲無歸時。即強

之歸亦面壁移時。嘿然即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老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母不言。但有浩嘆。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事耳。母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斬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購春宮一幘。三日後為若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囁曰。此須甚密。勿令夫婦知。乃剪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蝶狀。使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傭媼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委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因效尼大疑。媼因述

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之法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床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嬉笑吃吃不絕媼以告母母喜尼來厚饋之孫由是琴瑟和好今各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角口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

夫

八大王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裔而凌夸矣。有漁鱉者負其  
債不能償得鱉輒獻之一日獻巨鱉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  
之後自婿家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  
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  
胡言行道者生駁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  
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然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嚶然而對  
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寢世界  
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  
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撻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歡踉蹌下拜曰  
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後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  
數里見一小村既入鄉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

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逃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  
遇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  
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惟飲八大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  
再作索擾僞醉求寢八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  
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  
故犯者十之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  
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  
八大王曰老夫為今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  
嶼力返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  
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動八大王起捉臂  
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

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許。因以爪搘生臂。漏若膏梨。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類瘞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八大王自送。回顧村舍全湫。惟一巨鱉。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心鱉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鑑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貸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鑑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興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紋。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炤。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若改妝重炤。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公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遊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與之而歸。

設寘案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為妻折洩閨之肅府王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賄中貴人僕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公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公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遣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鵝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詞意溫憤妃悅之使參公主主亦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諭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賈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雋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

以公主嬪焉。公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大王軒然入曰。  
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若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  
留宴飲。八大王辭曰。自取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齧  
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猶獸。非酒人之大都也。顧蟹雖  
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蟹不過人遠  
哉。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蟹矣。古人有龜鑑。盍以  
為蟹鑑乎。乃作酒人賦。

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為酒。其名  
最多。為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從孫而為權。以合巹  
而成偶。或以為釣詩鉤。又以為掃愁帚。故廻生頰來。則騷客

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穠糟丘之臺既成鴟夷  
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  
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鍊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  
麈彭澤之灑以葛巾醉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  
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為有神井底卧乘船之士糟邊縛珥玉  
之臣甚至效鷺因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兩宵雪  
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  
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謳則飛花  
粲齒高吟則戛玉獻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梦真果爾  
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嗔爾乃嘈雜不韻俚詞並進  
坐起謹謹呶呶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投刃仲頸橫眉引杯若

鶴傾瀋碎觥。拂燈滅燼。綠醡葡萄。狼藉不斬。病葉狂花。觴政  
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腸咽喚。間不盈寸。呐呐呢  
呢。猶譏主格。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甚有  
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磔鬢鬚。袒兩臂。躍雙趺。塵蒙蒙。分滿  
面。哇浪浪。分沾裾。口狺狺。分亂吠。髮蓬蓬。分若奴。其顙地而  
呼天也。似李郎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蘓相之裂  
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為之圖。  
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  
罵於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暝。此名酒酣。不可救拯。惟有一  
術。可以解醒。厥術維何。祇須一挺。繫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  
其脣。勿傷其項。撻至百餘。豁然預醒。

戲縕

邑人某挑達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遊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達。某遂奔去。出馬前。連聲諱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梁。煎一本。橫尺許。解帶掛其上。引頸作縕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尤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本自經。豈不亦奇哉。是可以為儇薄之戒。

画馬

臨清崔生家。寢貧圍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卧密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又復來。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

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驚駛。蹶息百里。夜不甚啖芻豆。意其病。次日。紫啞。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於市壘。觀者無不稱嘆。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為失者所尋。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無耗。遂以八百金貸於晉。即乃自市健驃以歸。後王以急故。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隣。入門不可復見。索諸主人。主人曾姓。實莫之喻。及入其堂。見壁間挂子昂画馬一幅。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為香炷所燒。始悟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貲居積盈萬。自願以其直貸曾。付校尉而去。曾甚德之。而不知其即當年之售主也。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賞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忻然來蓬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旦晚當有以報尊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侍御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

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閒。今得少隙。宜急往。誤則相見無期矣。侍御乃出。無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贊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通傳呼。侍御僵仆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皆着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枕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復。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鎖。訪之。吾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搢笏。苦無階。一日有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

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  
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  
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  
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  
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為  
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謀率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  
從之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  
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一旦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  
軍前程方遠應不叅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出其人送之曰三日  
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酉數人吼轡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  
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

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直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疾封有日耳某拜恩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秦兒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反述寵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騷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按弦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謁李李故

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  
風雅絕俗。談論瀟洒。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懽笑益洽。由是月  
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丞屏中見繡囊裏琴置几上。  
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  
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燭爇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  
曰。大高手領。試薄伎。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泠泠有絕  
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  
年餘盡傳其伎。然程每詣李。李示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  
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兄願聞之乎。為奏湘妃幽怨。若泣  
李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  
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啟櫝負囊而出。程以

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携琴去。當使隔簾為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歡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即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萬心娟娟。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酬。內復改絃為閑情之賦。李神形益惑。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曰。醉後妨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屏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携眷去。不

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並無音耗。更皂  
皆疑以白令。破局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  
並不測其何說。李來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至故  
楚產。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丞。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  
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  
忽去。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吻合不謬。乃知道士  
之納官。皆為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  
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  
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若道士猶騙中之風雅者矣。

### 放蝶

長山王進士。早生為令時。每聽訟。按罪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

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為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為不恭大受詰罵而返由是罰蝶之令遂止

青城子重寅性放誕為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并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子固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閹人啟鑰門甫闢予以火發機推驢入爆震驢驚踶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穿堂入室破甌毀甌火燭承塵寒紵都燼家人大譁痘兒驚餽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揭効

之于晚諸司道。登堂負荆乃免。

男生子

福建提兵楊輔有嬖童腹震動十月既滿夢神人剖其兩脢出之及醒兩男夾左右啼起視脢下剖痕儼然兒名之天舍地舍云。

按此吳藩叛前事也。吳既叛閩撫蔡蔡疑楊欲圖之而恐其為亂以他故招之。楊妻夙智勇疑之沮揚行揚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矢諸將披堅執銳以待消息少間聞夫被誅遂反攻蔡蔡倉皇不知所為幸標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遠蔡始戎裝突出率衆大譟人傳為笑焉。後數年盜乃就撫未幾蔡暴亡臨卒見楊操兵入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而

頭已不可復續矣。生子之妖其兆於此耶。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濟南鄉舉。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趵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胸。一矯然道人也。集問灾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生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遇此一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為人貴。為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令盡力。乃以一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

猶及見也。生藏之。忽忽而出。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携僕貰驢。即刻東邁。駄里許。驢忽返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燥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貰他驢。又如之。日已啞山。莫知為計。僕又勸曰。明日即完塲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搊泣泣。母搖首止之。執手喜曰。適夢至陰司。見王者顏色寧和。謂稽爾平生。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歷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

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老毛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  
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  
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貞。數應  
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耦。恐歲後瑞臺傾也。生惻然良久。  
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  
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萼全於西江。母遣往省。即以便途過  
中州。將應繼室之誠。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  
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驃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  
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媼抱坐堤上。驢冲過。毫  
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驃絕駛。頃憶道士  
言。極力趨東南。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

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微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為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力此真爱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為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倘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牒譏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鯀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箒如何生喜於道士之言而又異親戚衆通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文人叟曰此即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巹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贅焉女十六歲艷絕無

雙生每對之歎歟。女云：妾即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曰：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窔。生長跪曰：是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寢，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生哀之，忍捨母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毡綿厚作蔽膝，各以隱着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逕拗折，絕陷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火爐，女喘汗澑澑，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因以

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  
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座前悉布沙礫磊磊如星宿女  
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眸一瞻即復閤去女參  
白丈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婿來僧丈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  
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汝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  
移時乃言曰將驟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即去可速將來二人  
暉而起狼狽而行既歸謹如其言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  
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斬杖付  
生云代死者此君也便囑瘞奈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斲處有  
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遘疾卒。聶坐卧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聶驚問何來。笑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携就牀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族。於謀。勸聶鬻續聶從之。聘於梁家。然恐妻不樂。祕之。未幾。吉期逼爾。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巹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床上搊新婦大罵。何得占我床寢。新婦起力與擇拒。聶惕然。亦薄。并無敢左右袒。無何鷄鳴。鬼乃去。新婦疑耳聶妻。故未死。謂其聶已投繯。欲自縊。聶為之緝。新婦始知為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

之鬼亦不與蟲寢。但以指爪掐膚肉已乃對燭怒相視。嘿嘿不作語。如是數夕。蟲患之近村有良莊術者。削桃為杙。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 黃將軍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响寇。孝廉懼長跪獻貲。黃怒甚。手無寸兵。即以兩手握驃足。舉而投之。賊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橐而歸。孝廉服其勇。資勸從軍。後屢建奇勳。遂腰蟒玉。

晉人某。有勇力。生平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當之盡靡。過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羣謀設席相邀。將以困之。既至。先陳苦果。胡桃連壳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伸食指。

獻之應手而碎。竒衆大駭。侵禮而散。

三朝元老

其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亡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略南征凱旋至金陵醜荐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即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生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摭拾海上方。即市廬中除地作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亦未之奇也。會青州太守病。噉牒檄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工。而令懼無以塞責。又責里甲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之。張方瘍病不能自療。聞命大懼。固辭。令弗聽。卒郵送去。路經深山。渴極。咳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液等。遍乞之無與者。見一婦。溉野菜。菜多水。寡益中濃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便乞餘瀋飲之。少間渴解。嗽亦頓止。陰念此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工已先施治。並未痊。張入求得密。所偽出藥目。

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蒹藿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  
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賜餧甚厚旌以金扁由此名大譟門常  
如市應手無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悞以瘞劑  
予之醒而悟之不敢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  
傷寒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  
自重聘者非重賞安與不至焉

益都韓翁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所宿投止一  
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固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而治  
之誠無術徃復籌綴以手搖體因而汗汎成片捻之如丸頓  
思以此絳之當亦無所害晚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飽矣遂  
付之中夜主人趨門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渝垣疾

遁。主人追之數里，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款宴豐盛，臨行厚贈之。

藏蟲

鄉人某者，偶坐樹下，捫得一蟲片紙裏之，塞樹孔中而去。後二年，復經其處，忽憶之，視孔中紙裏宛然。發而驗之，蟲薄如麩，置掌中審顧之，少頃覺掌中奇痒，而蟲腹漸盈矣。置之而歸，痒處核起，痛數日而死焉。

夢狼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爪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既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

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姪子為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為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啞死人入翁戰慄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嗥逐或竄床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怒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為虎牙

齒。歎一人出利劍欲梶其首。一人曰。且勿。此明年四月  
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齒落。墮地。虎大吼。聲震  
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  
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盡壑。駭而問之。  
則醉中墮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  
變色為間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道者得首薦。  
故不以妖夢為意。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閑說者。中夜  
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間竊耳。黜  
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  
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  
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

以荐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歎歎伏枕托寢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即遭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專爲此哉。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之腹心。兩紂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決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斂臣也。將携入都。並搜决訖。始分貲入囊。駕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遇閼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頸。而有一人拔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

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収其尸。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哥客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婦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况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鄒平李進士匡九居官頗以廉明自許。常有富民爲人羅織。門役嚇之曰。官索汝二三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懼。諾備半數。役搖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免耳。待聽鞫時。汝目睹我爲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明我意之。

無他也。少間公按是事。役知李戒烟。近問飲烟否。李搖其首。役即趨下曰。適言其數。官搖首不許。汝見之耶。富民信之益懼。諾如前數。役知李嗜茶。近問飲茶否。李領之。役托烹茶。趨下曰。諧矣。適首肯汝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役即汎其苞苴。且索謝金。嗚呼。官自以為廉。而罵其貪者載道焉。此又縱狼而不自知者矣。世之如此類者更多。可為居官者備一鑒也。

又邑宰楊公性剛鯁。擗其怒者必死。尤惡隸皂。小過不宥。每凜坐。吏胥之屬。無敢咳嗽。此屬間有所白。必反而用之。適有邑人犯重罪。懼死。一吏索重賂。為之緩類。邑人不信。且曰。果能之。我何斬報焉。乃與要盟。少頃公鞠是事。邑人不肯服。吏

在側呵語曰。不速實供大人械梏死矣。公怒曰。何知我必械  
梏之耶。想其賂未到耳。遂責吏釋是人。邑人乃以百金報吏。  
要知狼詐多端。火失覺察。即為所用。正不止肆其爪牙以食  
人於鄉而已也。此輩敗我陰隲。甚至菑我身家。不知居官者  
作何心肺。偏要以赤子飼麻胡也。

###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  
出水上。儼若山嶽。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  
并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  
夜明而復昏。相傳為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 化男

蘓州木瀆鎮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墮中顱仆地而死其父母老而無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時始蘇笑曰我今為男子矣驗之果然其家不以爲妖而竊喜其累得丈夫子也奇已亦丁亥間事

### 禽俠

天津某寺鶴鳥巢於鵝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圍翼時輒出吞食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而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風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

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債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居。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裾帽。望之儼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遺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座。更不撫。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答曰。非也。駕駘之才無志。驕驂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并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

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閑堂生慚心軒眉攘腕而  
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  
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  
札宋叟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  
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罵何以為  
人王力為非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  
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  
邀入寓室欵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  
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與  
偉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來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

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嗤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  
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  
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微睨之氣頓減一日以  
窓藝示宋宋見諸文圈贊已濃目一遇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  
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  
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  
且嘗生獨嚥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堅請王作王拒之生  
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朴訥覬然而已  
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倉楚何敢乃  
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勸之宋深感佩既而場  
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樂

賣醫宋訏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條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且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領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遭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條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能辦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這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易易一人來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方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荐王下第宋與志告

僧嘆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并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為爾師生與王并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為罰僧憤曰刻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寂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

下自有不育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  
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鑛。可以發用。  
即示之處。王謝曰。昔賣苑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汚乎。  
王一日醉眠。僕反庵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  
堆地上。情見事露。并相憫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鑄就。審  
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  
所遺也。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  
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  
宋曰。子戰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  
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  
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

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城潤曰。久欲有言。恐有驚怪。某非生人。  
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佯狂至都。莫得知  
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  
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  
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  
命。委宣聖爻。閻羅王核查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  
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  
所考何職。曰。梓橦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文運所以  
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願遂矣。  
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色喜。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  
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乃呼近案下。囁云。今以憐才。拔

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  
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杭其德行  
何在曰此即不知要真司賞罰皆無少爽即前日瞽僧亦一鬼  
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  
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墮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  
此一刻再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啜頃刻已過  
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  
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  
也又問梓橦祠中一相爵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  
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退王  
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

王歸彌自刻勵一夜夢宋興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  
削去祿籍今萬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仍仕進也是年提於  
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  
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然鬚毛  
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謂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  
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夫人之厭棄已久故  
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  
正易何所遭之僥也

負尸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

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即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焚火炤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衆遠聚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然。終忽已滅。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造成一人而寃。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蓋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焉。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上。寃轉而沒。

### 恒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竇。爲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竇。竇。朱後徙其居。與昂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以來。甚娟好。鄰居幾半年。

並不聞其詬譖一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恒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踈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為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為予謀之朱從其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以周旋朱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復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服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

已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褲襪履斬然一新早遇  
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匀鉛黃一一如恒娘教妝竟逼恒娘恒  
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綫更  
作之謂其屢樣拙更於箇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着臨別  
餞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閨勿憩也三  
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  
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詰游覽便支頤作  
惰態日未晵即起入房閨扉眠矣未幾洪果來疑閨朱堅卧不  
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眼習慣不堪復擾日  
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床如調新婦綢繆甚歡更為次夜  
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閨

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况下者乎。於是試使晚曰非也。病在外。當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輒然瓠犀微露。使朱放之。九數十。始畧得其彷彿。恒娘曰。子歸矣。攬鏡而嫋習之。術無餘矣。至於床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感。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嫌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拖敝垢履。頭顙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

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遭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藜羹乎？毀之而復煥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睹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為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初遭繼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遠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啼噓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續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  
破其惑而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  
勿令人見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闡場入簾有名士與於唐。  
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  
千萬計。推輿為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  
既衡文。何得黜往士而進冗庸。某辯言上有裁。某不遇奉行  
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  
曰。某不遇。撻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而見之也。  
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一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憂

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笞罪太輕是必掘其雙睛以為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折見鄙耳衆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兩人瀝血鳴嘶衆始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閼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為庶人予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盜中有兵巡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無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生也驚曰吾舍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某至陰司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之祿盡達之三十年興始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籍某所為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後

世再報請為大畜。閻羅判為大犬。某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一日卧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携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斂之。小犬敵其喉下。繫綬如鈴。大犬擺扑。嗥罵。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薨。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婿。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嫋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遇臨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生。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間。其家遠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其憐才。而不知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婿中歲淹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為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是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鮮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  
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紜勿亦天下之愛婿首冥中  
之悲鳴號動者耶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  
無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益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  
戶羞先人歎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  
田而豐者止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幸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  
妻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  
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囁曰  
盜可一為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虧再矣妻聞墮地

聲驚。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撲之。移時而甦。扶臥床上。妻忿氣未平。既明。扶夫病乞鄰得稀酏。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為羞。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為。今且將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淅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出。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遠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濕。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閃。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趋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

之入於垣中。嘿憶垣內為富室亢氏第。以此梁上君子伺其重  
獲而出。當令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爭。必至用武。自度  
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顙之。計已定。伏伺良專。直將雞鳴。始  
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脊。落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  
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元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  
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為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  
其所為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媼。嚴局門戶而已。夜既寢。更  
不知寐。何自而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  
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兵環繡闈。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  
外人一時都暝。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痴。良久始寤。翁甚  
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榮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

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崇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昇龜於庭。鬻割之。畱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夜不還。方且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閑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且以責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人情。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邑有貧民某乙。殘臍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

墓中與有孤身而過者。剗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  
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僵僂來。心竊喜。持杖  
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婿家。  
乞得五升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  
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  
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杖來。亦投墓中。蹲踞眺望。意似同  
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  
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饑寒之苦。夜既深。無  
所獵獲。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雖也。前村有嫁女  
者。營辦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  
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閨。荷杖出行。及

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光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婦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瞧汝查妝悉在櫃中忘扃鑰未也聞少女作嬌情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櫃故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裏傳遁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給之曰再索之乃閑櫃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櫃聞媼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梢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噬物聲女曰櫃中有鼠媼曰勿壞而衣我瘦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扃啟櫃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閂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

附之

阿纖

吳山者高畧人貿販為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無下忽二床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繫塞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瀉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携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牒跋甚勞山起坐不自安叟令暫息少間一女即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之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

皆夭折剩有此女。遠不忍攬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問婿家阿  
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  
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  
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授繫。不  
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  
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  
鳴。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留客一飯。萬無  
受金之理。矧附為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嫗。  
率一女。卽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纖。女卽亦頻轉顧。因把嫗袂  
附耳。不知何辭。嫗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乎。山唯唯。嫗惄然曰。  
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冢虛無人。請少待。客側行。即還。

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媼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狐媚難以過度。阿纖既為君家婦。遇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二十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蹠一糶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力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丙夫以五驃至。媼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為操量執粟母。放女收。頃刻盈袋。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媼。媼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貨騎。談僕乃返。既歸山。

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媼卜吉為三郎完婚媼治  
壹裝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綈。  
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遇西道勿言吾母  
子也。吾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  
反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悵矣東鄰為阿伯別第  
三年前居者輒暗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山甚訝之。  
而未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  
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外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  
渺矣羣疑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  
居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  
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

從君數年未嘗少失顏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錫。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鄉入門家日。益豐。或以福澤歸鄉。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朴之猶以覘其異。女雖不懼。然蹙蹙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踪迹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交慰藉之。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憚。俟之年餘。音問已絕。父兄歎相謂責之。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

母孤女僦居於此。目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致麻。有人揮涕出隔扇。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也。便曰。嫂啟聞。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拔閨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愴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乘迎。何遂遠遁至此。即欲貨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直。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

女言不嫁。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於邑。陸氏止之。為散粟於里黨。歛賞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又不數年。家中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為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